



## 遍地铜钱

夏太锋 (湖南)

粮子来了，大家快逃命。

消息像风一样，带着急促、挟着恐慌顷刻传遍了杉木桥。杉木桥人把当兵吃粮的人称粮子。一九二六年十月，广西军阀沈鸿英率部五千余人攻打荆都古城，途径杉木桥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乡民不得不躲进山林逃命。时光像天空的云彩，然而粮子烧杀抢掠的惨景仍然凿刻在当地人记忆中，时不时从睡梦中惊醒，全身颤抖惊悚。

消息从田角地头、小溪树林钻进大大小小的耳朵，乡民无不面露恐惧，纷纷回家收拾细软。随着“吱吱呀呀”的闭门声，大家提篮挑担，惴惴不安逃亡山林，逃难的人流走几步又停住，按按胸口，回头向村庄张望，脸色如同积雨云阴沉凝重。

十六岁的牛牯正在地里拔萝卜。今年牛牯家的萝卜长势好，叶子青翠，萝卜又白又嫩。牛牯家里养了一头水牯，萝卜人吃，叶子喂牛。

望着逃向山林的乡邻，牛牯再也无心拔萝卜，脚步匆匆赶回家。父母早已回到家中，手忙脚乱捆好了几个包裹。一见牛牯，赶紧催他拉着弟妹外出躲藏。爷爷奶奶年纪大，闭门守家。

暮云四合，乡邻陆续躲进了山林，恐惧在林子上空弥漫，沉甸甸

压在逃难的乡民头上。大家倚靠树干，缄口不言，三三两两席地而坐。胆大的拨开荆棘，穿过灌木丛，睁大双眼张望夜幕笼罩下的村庄。村庄黑魆魆，没有人语，倏忽几声犬吠，搅动着人心。人在山林，心却惦记着家中的老人，还有粮食和地里的庄稼。夜色越来越浓，牛牯听见父亲隔一阵就小声呼唤自己。牛牯知道，那年二叔被沈鸿英的部队抓了挑夫，半路逃跑，被开枪打死。父亲失去了弟弟，更担心现在自己的安危。

牛牯是乡邻给他取的小名，他的大名叫乔云松。牛牯家里养了一头大水牛，他和水牛朝夕相处，白天放牧，晚上用艾叶熏牛虻。牛牯和水牛亲如兄弟，乡邻戏谑他称牛牯。傍晚回家，牛牯在父母的催促声中只顾拉着弟妹躲藏，慌乱中却忘记了水牛还在河滩吃草。山林静悄悄，静得牛牯能听见父亲的鼾声。躺在山坡上的牛牯担心水牛被粮子吃掉，心里泛起了酸楚，酸楚中又下定了决心：趁着夜幕潜回河滩找回水牛。

牛牯担心父母阻拦，轻手轻脚悄悄离开了山林，沿着来路深一脚浅一脚向村庄摸去，慢慢临近了杉木桥。牛牯住的村庄前有一条河，河上凌空架设了风雨廊桥，叫杉木桥。杉木桥青石砌墩，桥墩间

横着粗大的圆木，圆木上覆盖着青条石。杉木桥怕是上了年纪，青条石上竟凹陷了浅浅脚印。只有屋顶盖着的灰瓦，陈旧的木檐木柱，告诉大家这是座风雨桥，能避风挡雨。

牛牯隐隐看到桥头有人影晃动，他不敢过桥，从下游浅水滩过了河，小心翼翼上了沙滩，他像夜猫子一样悄悄潜行。牛牯不敢呼唤，张目逡巡，倾耳谛听，终于听到了“噼噼啪啪”声。牛牯顺着声音寻去，发现水牛躺在柳树林中的草地上，尾巴在背上来回拍打，驱赶蚊虫。原来声音是从水牛背上发出来的。

牛牯窃喜，同时更担心水牛，他决定留在水牛身边。河水汨汨流淌，夜空有星星闪烁，牛牯睁一会眼闭一会眼，看看水牛，望望天上的星星。瞧着瞧着，牛牯眼皮不断打架，慢慢合上了。

一觉醒来，天已大亮，牛牯发现水牛正在低头啃草，悬着的心落了地。牛牯正想回山林，远远瞧见父母向自己走来了。牛牯对着父母大声喊，挥手打招呼。父母一前一后过了杉木桥，脚步匆匆来到牛牯跟前。牛牯问，粮子走了吗？父母告诉他，天慢慢临近了杉木桥，我们才敢回来。儿子，昨晚你什么时候离开了，我们找了好久，又不敢大声喊叫，生怕

你像二叔一样被粮子抓走了。听到父母抱怨，牛牯红着脸说，我回来找牛，忘了告诉你们。牛牯扯了个谎。

乡民陆陆续续从山林回家了，牛牯也跟着父母回到了家中。爷爷奶奶说，昨天傍晚你们走后不久，粮子就进村了。他们很和气，不打人骂人，也不抢东西，在河边煮饭炒菜，在祠堂、屋檐下和桥上铺开被子睡觉，天亮就离开了……

乡民从来没有看到这样好的粮子，都很纳闷。不久，有人看见桥头的青石上用红土写着“共产万岁”的标语，大家才明白这些粮子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。

早餐后，牛牯又去地里拔萝卜，远远发现地里的萝卜不见了，只稀稀拉拉留下一些叶片。牛牯很生气，心想，是谁偷走了萝卜呢？心里忍不住想骂娘。牛牯怀着愤懑下到萝卜地里，突然双眼一亮，拔走萝卜的土坑里躺着一个铜钱。想起爷爷奶奶说过的话，牛牯知道这些铜钱是昨晚路过的粮子留下的。

红霞点缀着东方，太阳喷薄而出，遍地朝阳。阳光洒在铜钱上，抹了一层金，璀璨夺目。牛牯静静伫立，摩挲着圆圆的铜钱，仿佛看到昨夜萝卜地里，粮子弯腰弓背拔出萝卜，又从口袋里掏出铜钱放入土坑。太阳越升越高，

大地一片明艳，望着粮子远去的方向，牛牯陷入了沉思。

牛牯弯腰捡好铜钱，偷偷留下了十几个藏在口袋中，其余的交给了父亲。吃完早餐，牛牯告诉父母进城买东西。他不敢告诉父母真相，怕他俩阻拦。出门后，牛牯向着粮子前进的方向拔腿追去。

天空的太阳红得晃眼，牛牯迈开大步追赶着队伍……

多年后，荆都古城回来了一位叫乔云松的老红军，住在“军干所”。老红军脸上有疤痕，还缺了一条腿。他被人用轮椅推着，到机关单位、学校的礼堂讲红军的故事。他说当年那些粮子是红七军的部队，百色起义后，红七军主力转战桂、湘、赣边境，历经无数次战斗，行程万余里。一九三二年二月，红七军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，编入红三军团。老红军还说自己当天没有赶上队伍，饿了就拔地里的萝卜充饥，把铜钱留在土坑里继续追赶，终于当上了红军。长征途中湘江战役打响后，装在上衣口袋里的几枚铜钱救了自己，留下了一条命。从此，这几枚铜钱如影随形，跟着自己南征北战，再也没有离过身。说完，老红军把手中的铜钱朝大伙儿晃了晃，台下就响起狂风刮过树叶般的“哗啦”掌声。

## 煎熬

陈新生 (河南)

“轰隆、轰隆……”。盛夏的一天深夜，老天爷一反常态，乌云密布，阵阵惊雷咆哮着滚过方圆百里市区的上空。接着，一阵狂风把天捅了一个大窟窿，暴雨倾盆而下，仿佛要洗尽这尘世间的所有尘埃。从未如此疯狂的雷声雨声风声，惊扰了男男女女的美梦，孩子们吓得直往父母的怀里钻。

“啊！”不知是惊雷，还是噩梦把原某集团公司采购部总经理闻姬惊醒，她霍地一下坐起，脸上没一点血色，惨白惨白的，额头和后背渗出一粒粒细小的汗珠，双眼恐惧地望着窗外，呢喃道：“倒查二十年，倒查二十年……”

三年前，闻姬从领导岗位平安着陆。按常理，无官一身轻，退休后的她是该好好享受天伦之乐，颐养天年了。可是，不知为什么闻姬却天天心神不宁，烦躁不安。特别是中纪委2020年初发布领导干部违法违纪将倒查二十年的消息后，她更是忐忑不安，仿佛大祸会随时降临在自己的头上，并因此而患上了抑郁症，整天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。即使出门，见到左邻右舍，她也没有一个笑脸，不打招呼，而是默默地低着头一个人来去匆匆。

对此，左邻右舍百思不得其解，只有老伴老刘才知道她的心事，但却苦于无法向他人诉说。

又是一个不眠之夜。闻姬躺在床上，双眼迷茫地盯着天花板，一动也不动。老刘也没半点睡意，坐在床头，一根接一根地抽闷烟。半晌，她坐起身来，披了一件衣服，拿了一支烟也开始吞云吐雾。自打退休后，以前讨厌抽烟的闻姬居然也学会了抽烟，而且烟瘾越来越大，这几天抽的烟甚至比他还多。老刘知道她心烦，便没有阻拦她，只是轻声地问道：“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闻姬没有回答，扔掉烟头，又抽出一支烟，将其点燃。

沉默，死一般地沉默笼罩着整个卧室……

第二天上午，老刘实在承不下转12版

## 会议通知

廖安生 (江西)

元旦过后，春节悄然临近。

周一一上班，卢局长就把办公室江主任唤来，“周三没接到什么会议通知吧？”江主任回道：“暂时还没有。”

卢局长便说：“那周三我们把年终总结表彰大会开了，你发个会议通知下去，局机关全体干部职工参会，乡镇站所长到会，各部门负责人每人对本部门工作在会上进行小结，发言控制在5分钟内，会议安排一天时间。”

卢局长交待完毕，江主任答：“好的。”转身离去。

江主任轻车熟路

把会议通知拟好，发在局工作群里。

周二，正当江主任领着办公室几人，开始忙着做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时，省厅发来份传真，通知在周三召开全省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视频会议。

江主任马上拿着省厅的会议通知找到卢局长，卢局长看了一眼，发话说：“安全生产无小事，你马上按省厅的要求把会议通知发下去，我们单位的大会就推至周四召开吧。”

然而，周三上午刚开完会，到了下班时间。办公室负责收发文的小郑，又匆匆

忙忙给江主任递来一份传真，“这是明天部里的会议通知。”

江主任仔细看看，才知部里通知明天，也就周四，召开全国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倡廉视频会议。

江主任急忙去找卢局长，卢局长刚关上办公室大门要走了。江主任简短跟卢局长汇报了部里会议通知内容，卢局长皱皱眉，说：“年关将近，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不能

松懈。那明天就按部里的要求通知参会吧，我们单位的大会顺延至周五。”

事有凑巧，周四下午，市局办公室马主任亲自给江主任打来电话，告知周五召开系统全市干部大会，并称本来这个会早就想开，无奈部里、厅里、市委、市政府一直有会，市局严局长脱不开身。马主任还郑重提醒说：“新任的严局长，很严肃。你们一定要注意会风会

纪，给严局长留下一个好印象。”

卢局长去县里开会了，江主任只好拨通他的手机，汇报市局的会议通知，这次一向很有涵养的卢局长也忍不住火了，说“他妈的，现在开通了视频，上面天天叫我们开会，我们基层自己开个会怎么就这么难！”

待卢局长发泄完，江主任嗫嚅着问：“哪我们的会是否推迟到下周？”



天姿国色气自清 摄影 | 江光雄 (湖南)